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ibrant yellow background with a pattern of small black dots. At the top, three stylized light fixtures are visible. Three framed pictures are mounted on the wall: a large one on the left showing a green landscape with a tree, a smaller one on the top right showing a blue sky with clouds, and another on the bottom right showing a dark blue scene. At the bottom, two potted plants are shown on a red tiled floor.

HUMILIATIONS

Georges Simenon

侮辱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徐健 译

HUMILIATIONS

Georges Simenon

侮辱

[比利时]

乔治·西默农 著

徐健 译

乔治·西默农作品分辑精华选 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侮辱/(比)西默农著;徐健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21-5941-3

I. ①侮… II. ①西… ②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比利时-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3860 号

Georges Simenon

HUMILIATIONS

LE TEMPS D'ANAÏS © 1950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
关于阿奈的记忆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
LA BOULE NOIRE © 1955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
黑球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
MAIGRET A PEUR © 1953,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
麦格雷的担心 © 2016, all rights reserved

GEORGES SIMENON ®  Simenon.tm, all rights reserved

MAIGRET ®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6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317

责任编辑:林雅琳

特约策划:仲召明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版式设计:高静芳

封面绘图: yangmwahaha

侮辱

〔比利时〕乔治·西默农 著

徐 健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总经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字数 363,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41-3/I·4744 定价:48.00 元

目录

关于阿奈的记忆 / 1

黑球 / 145

麦格雷的担心 / 283

关于阿奈的记忆

第一章

在一个冻雨寒夜，一个男人驾车穿过光影攒动的巴黎市区，进入郊区的马路，最后上了去往乡村的道路，路上的车辆穿梭在车灯大光射出的两道水束中。他看到了指路牌，但未予理睬，直接冲进茂密的树林，松树在他上方笼起一片穹顶。他是这方风雨世界的中心，是痛苦的存在，被刮雨器刮飞到四周的雨滴是散落星辰的天体。从前车窗看出去，被车大灯吞噬的矩形雨阵就像数以百万的星光。刚才在乡村道上迎面而来的那些车，阴森森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，又伴着隆隆响声急于前行。所有人和他一样，执著地赶赴未知之地。

他看见了黑黢黢围墙中的几个透出亮光的长方形状小屋，灯悬着，人就坐在灯下。他只觉得瞬间一切都明了了。他感觉像是在做梦，或者发烧。几只兔子跳到他前面的小路上。他还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。车轮驶过湿滑车道的声响，马达发出的有节奏的轰鸣，刮雨器始终如一地甩摆，停顿，再甩摆。还有他自己陌生的脉搏声。他陷在渐强的轰鸣中，觉得眩晕，一时不知道要干什么。

岔路口有块横向的破旧的指示牌。车子开过紧挨在一起的树木，树与树之间透出黑色，就好像树和夜垒砌的两面墙。路湿漉漉的，车

行驶在水里，发出啪嗒啪嗒声。雨点打在车窗上，曲曲扭扭，如眼泪潸潸而下。

他没有察觉橡胶烧焦的气味。车子戛然停住，如交响乐在到达使人屏息凝神的高潮后突然结束。四周只剩下黑暗和寂静。

引擎停止运转。车灯也不亮了。车道旁的一点微光也消逝了。车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报废了，笨拙地趴在车道隔离带的斜坡上。

世界仿佛已经没有活物，只有附着在汽车铁皮上的雨滴是真实的。

他觉得冷，手麻了。他去摸索风衣，可没有找着。应该是忘在那里了。他从口袋中摸出一根烟，舌尖舔了舔干干的嘴唇。他没有火柴。他过了会儿才想到，点火器也没法用了。

他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，一动不动。然后，他压了压头上的帽子，理了理上衣的领子，没点着的烟还粘在嘴唇上。他打开车门，往黑暗中伸出腿，带着厌恶犹豫片刻后，把脚放在泥泞的路上。

他顺着时不时从树木缝隙间捕捉到的亮光前行。没过多久，他瞥见一处斜坡草场，草场后面肯定有个农场。他继续往前走，现在只有一边有树木。接着他的眼前出现一大片平地，矮矮的房子，冒着烟囱的房顶，几个窗户透出光。还有一座以奇怪的姿态盘踞在细削直立钟楼之下的教堂，教堂投下粗短的影子。他先前没注意到。

他又看见一个指示牌，但周围太暗，他看不清，他也无法辨出手表上指示的时间。在一片空地中间有座房子，这座房子的三扇窗户后面都透出亮光，其中两扇后面有人在堆杂货，另一扇窗户下是门，门上似乎贴着广告。

他推开这扇门。门檐下吊着个铃铛。立即有只猫过来蹭他的腿，他差点绊了一跤，没发觉还有一级台阶。一个满是灰尘的灯泡在黑色房梁下掉着。在最开始的几秒钟里，空气凝结在他四周围，他以为这儿没有人。

随后他在布满整个柜面的糖罐子后头发现了一张老妇人的脸。老妇人一言不发地看了看他，然后转头望向身后的房间。四个男人围坐

在一张满是酒瓶和酒杯的桌子旁。

这几个男人开始打量他。卧在桌子下面的两条猎狗也打量着他。其中三个男人穿着猎装，绑着皮绑腿。第四个男人体型最大，看着最老，白色衬衣外面罩着一件蓝色围裙，围裙的下摆一直到裤腿那里。

壁炉里烧着几片柴，壁炉上面的一个小闹钟嘀嗒嘀嗒地快速走着，指针指向九点半。

他不知道说什么才不显得突兀。他为了打开话头，向柜台走过去，伸出手问道：

“您这里有火柴吗？”

老妇人一动不动。那个穿围裙的男人站起身来，走到柜台后面，一副要用自己厚实的肩膀保护老婆的样子。

“您是要用这火柴吗？”

他回答“是”，微笑着，扔了那根被雨淋湿、始终没有点着的烟，从口袋里拿出烟盒。

他又说了一句话，权当辩解：

“点火器也坏了，应该是短路了。”

穿围裙的男人先看了看另外三个男人，然后往柜面上放了一大盒只有乡村还在用的硫磺火柴，这种火柴点着后会先发出微弱的蓝色火焰。

“我想我最好喝点什么，暖暖身子。”

他湿漉漉的手指仍然僵硬，连划火柴都困难。

没人回应他。大家仍然盯着他，等着。

“您这儿有朗姆酒吗？”

“只有烧酒。”

“请给我来一杯。”

现在，穿着围裙的客栈男主人又向其他三个男人使了个眼色，对妻子说道：

“你去坐着吧。”

妇人披着一条黑色编织披肩。她用披肩完全裹住肩膀，走到壁炉右方的一处柳藤座椅那儿，坐下。

男人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平底杯，一瓶用长口锡嘴塞封住的酒。

这种酒没有颜色，跟水一般，但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。鲍什一口吞下一杯，因为太快或者酒劲儿太大，他感觉嗓子眼被箍住了。但他必须继续对周围的人微笑，像是要糊弄他们。

“这儿离巴黎远吗？”

其余的人相互看了看，在互相表示他们的直觉果真没错。

“也就是说，您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？”

“我的车出了故障，就在离村子二三百米的地方。”

“在林子里？”

一个绑着皮绑腿、头上戴着守林人帽子的饮酒者故意咳嗽了一声。

“在树林里，没错。”

“您也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吧？”

“外面太黑了，看不到任何标示。”

“您认不出教堂吗？您不是我们这一带的吧？”

“我从巴黎来的。”

“目前看来，您或许是迷路了？”

“对，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您是要往哪里去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哪儿都可以。”

骤然间，寂静变了味儿。始终坐在后面的一个男人边倒酒边说：

“本来这个时候，您打算干什么呢？”

他刚才在路上，想过被问到这些问题时该说什么，但现在觉得那些答案毫无意义。

“我猜村里没有机修工吧？”

“起码在十五公里以外才有。”

“电话能用吗？”

“如果电话正常的话。但是没人会在这个点搭理这种麻烦。”

鲍什机械地对自己的杯子做了个手势，男主人拿起锡嘴瓶塞酒瓶倒了酒。

他又一饮而尽，稍带沉思地说：

“我得打电话。我得先知道我这是在哪儿。”

“在安格拉内。”

“属于哪个大区？”

“您觉得您刚才穿过的树林叫什么？”

“我完全没在意。”

房间深处的桌子那儿突然发出笑声，三个男人逗趣地互相推搡手肘。

“得了。是奥尔良森林。这里差不多就是在皮蒂维耶和奥尔良中间。离这儿最近的镇子是维特里奥洛热。”

他环视四周，看到些糖果罐子、沙丁鱼罐头，还有些无法辨明的物品。他看见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小桶油。

“我要打电话。”

“如果是打给机修工，您就把这钱给省了吧。他现在肯定已经关门了，晚上也不接电话。”

他还想再来一杯，就一杯。他不好意思地提出，好像是要讨好他们似的。他喝了两三口，朝这儿的主人笑。

“这酒真不错。”

他没有把酒杯放回盖着褐色织染布的柜台上，而是掂了掂。

“再来一杯？”

他想到他们也许会对他没穿大衣感到不可思议，于是解释道：

“我把外套忘在巴黎了。”

真是莫名其妙。他自己把自己给套住了。他现在其实热得很。朝着壁炉的那半边身体都发烫了。

“您可以让我打个电话吗？”

他本以为电话是在一个比较隐秘的空间。可是老式挂壁电话就在他背后，在装裱于酒水价目单上面的法例法规和一张啤酒招贴画之间挂着。

“旋转手柄。或许有人接。”

那只猫蜷在老妇人自然形成弧形的身上。两只狗中的一只也凑过来，将凸起的脸部前缘搁在妇人的膝盖上，注视着他，鼻孔发出粗气。

手柄发出奇怪的声响，让他想起遥远的过去。电话滑腻腻的，还很沉。有回复，断断续续的，和电话刚被发明出来那会儿一样：

“这里是维特里，请说。”

“您好，女士。能否帮我转巴黎？我并不清楚确切的号码，但是应该不难找。我想接通巴黎司法警察总署。”

他背过身，不敢看他们，更不敢去想他们会有何反应，但他们不会愣住太久的。此时，他还没发觉墙角放着三把步枪，打猎小包和几排子弹夹摆在一张椅子上。

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噪音，然后听到电话那头说：

“连线有误，没有成功。”

“您知道需要等多久吗？”

“听说有棵树倒了，压住了电线。明天早上以前肯定修不好的。”

他怕对方突然挂断，赶忙说：

“那么，帮我接警察总队吧。”

他说出“警察总队”这四个字时，感觉到刚才喝的四杯酒已经在身体里产生反应。他可能真的冻着了，或是因为没吃晚饭。总之，他觉得舌头发麻，好像打结了。

“哪里的警察总队？维特里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我这就接过去。”

可是他等了很长时间。他听见接线员在跟别人说些什么，但听不清楚，好像有好几组对话交织在一起。他的眼皮开始打架，睁不大开，

他的身子慢慢开始摇晃，没有了重心。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他觉得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干巴巴地问：

“你喝多了？”

他忘记了怎么会喝了这么多，但还是想再来点儿。他身后没有言语，没有动静，唯有那个闹钟嘀嘀嗒嗒的声音和狗儿的喘气声将寂静间隔出节奏。

“哦，喂，说话！这里是警察局！”

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“嘿！警察总队吗？”

“我是队长罗尚，请讲。”

“抱歉打扰您，队长。这里是——”

他只能转过身去，他不记得村子的名字了。

“我是在——您等一下——”

“安格拉内！”男主人提示他，“就说在迪里厄家，他知道。”

他一字一句重复道：

“在安格拉内。迪里厄家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您不认识我。我希望你们能来这儿接我。”

“您到底找谁？我听不太清，也不明白您到底在说什么。”

有几个音符穿过电话之间的距离，发出扭曲倒置的轰鸣，就像在山洞里说话时一样。

“就是来找我，我叫阿尔贝·鲍什。我要自首。我刚才，在巴黎，杀了一个人。我没有想逃走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从来没有。”

“您等一下。”

他能听见电话那头隐隐有对话声。

“你来听听他说的话。他说他杀了个人，现在想自首。”

“喂！您能重复一下刚才跟队长说的那些话吗？”

他重复了一遍，就像在学校时那样。他能感觉到身后的那几个人

不再干坐着了，但是他仍不敢回过身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

“那您是怎么到安格拉内的呢？”

“开车。”

“您偷的车？”

“不，是我自己的车。”

“您打算越过边境吗？”

“不是。我只是开车。我只是想开车。”

队长罗尚在旁边提醒同事：

“问问他有没有武器。”

“您带武器了吗？”

“我吗？”

他得想一下刚才是怎么处理那把左轮手枪的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肯定？”

“我可以向您保证。”

“那好。您就先待在那儿。您为什么不自己开车直接到警察局来呢？”

“因为我的车坏了。”

“我会马上给奥尔良的上级单位打电话，请求下一步指示。您就在那儿别动。等着！迪里厄老头在您边上吗？”

“如果您说的是这儿的男主人，他在。”

“请让他接电话。”

他只转过半个身子，就瞧见那个守林人坐在桌子角上，猎枪已搭在他膝盖上，枪管正指着他。

“警察总队的人要跟您说话，迪里厄先生。”

他没有料到会看到下面这一幕，但看到之后深有感触。他将胶质电话递向穿着围裙的男主人。后者迟疑在原地，没有过来接。最初几秒，鲍什感到厌烦，他以为男主人是害怕，于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

他还不习惯展露出这样的笑容：

“您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。我身上没有武器。我在自首。”

他逐渐惊讶地意识到，那不是害怕的表情。从这个有些人叫“乡巴佬”的人的眼里，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，也想象不出来的神情。

不是恐惧，亦不是嫌弃。

无法形容。

他转向其他人，探寻他们的目光。听筒还是在他手上，所有人都能听到警察在那头说话的声音。

他终究还是明白或者说感觉到了：他们和他之间，瞬间产生了一道无形的屏障，一种空隙，他和他们都止步于前，无法跨越这个空隙。

老妇人此刻只盯住在壁炉中燃烧着的木柴，唯恐视力触及于他。

“您不想接他的电话吗？”

他如同一个鼠疫患者，谨慎地将电话放在挂座下的小台面上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当心着不往门口靠，当心着不做任何让人多心的小动作。那个守林人的手指就在扳机上。

片刻后，男主人走上前，仅用两根手指拿起电话。

“我是路易，队长。”

所有人都能清楚地听见男主人在说什么，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“对——没错——费荷南是在这里——嗯，另外两个——对——什么？那我不确定。可能在三十来岁——对——是四杯烧酒——我不清楚——我不这么想——”

鲍什始终观察着正在说话的男主人，发现后者现在脸色有些苍白，好像病了。

“你上楼睡觉去吧。”男主人挂了电话后对妻子说，非常希望妻子能照做的语气。

妇人比划了一下，让丈夫过去，然后示意他弯下腰去。她轻声在丈夫耳边说了点什么。后者同样轻声回应了他，但看上去不容置辩。妇人站起身，抱着那只猫，向一扇门走去，门后面就是楼梯，她丈夫

护送她走到门口。男主人回到这间屋子里时，脸色依然苍白。他看见刚才给鲍什喝的酒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给自己倒满一杯。

他好像并不打算真的喝，好像有什么事情阻止他喝。他在柜面后头杵了一会儿后，觉得不自在，回到屋子深处的同伴那儿去了。

鲍什一直站着，看着他们，没有移动半步。他们是在讨论他。守林人几乎叫出了声：

“弗朗索瓦说了什么？”

那些人开始小声交谈。两条狗中的一条朝他走去时，主人适时叫住狗，让它卧在自己的脚边。

他仍然站着，想着要是能坐下就好了。近处没有一张椅子，他也担心一旦动一动，可能会把那些人吓坏。他还想喝酒。或者能吃点什么。他觉得饿了，而视野范围内的沙丁鱼罐头让他对食物的渴求如蚂蚁钻心般难受。

他心里清楚不可能再向他们要求什么了。食物？想都别想！他们如果看到他什么食物放进嘴里，肯定会发疯，就好似他突然在他们眼前褪去了人类的皮囊，不再是人。他的另一个愿望同样平常，但也同样难以达成，在他等待着的这四十多分钟内，一直折磨着他：坐到那把离他不足两米的椅子上，休息一会儿，缓缓劲儿。

两条狗最先反应过来。它们竖起耳朵，听到了什么。发动机的隆隆声渐渐靠近。猛踩刹车导致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车门砰砰打开，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推门进来，门檐下的铃铛随之摆动。这夜晚的湿气和寒冷跟随两位警察涌进暖和的屋子。

“是您刚才打的电话吗？”

接下来的一切就像是一次精心策划、完美上演的魔术表演。鲍什感觉到一位警察的手在他的身体上上下下探摸，确认他没有携带武器。另一个看了他的手腕一眼，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你的手！”

一道亮光在他眼前一晃而过，他的手腕随即被手铐牢牢铐住。

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称呼就从“您”：

“是您刚才打的电话吗？”

变成了“你”，但不是亲密、熟悉之意：

“你的手！”

三个人把猎枪放回角落里，觉得离从前风平浪静的日子又近了一步。

“你的证件。”

“在我上衣的内侧口袋里。”

他带着抱歉的表情，因为他戴着手铐，没办法自己掏。

这名队长拿了钱包后坐下来，戴上眼镜，打算好好检查一番。他找到身份证件，将之夹在手指间反复查看，然后走向电话，转动通话柄。

“请接奥尔良。是加急呼叫。我是罗尚队长。”

他报了一个号码。他戴着眼镜，眼睛显得很大。

“喂，是奥尔良警察部队吗？这里是维特里奥洛热的罗尚队长。办好了。我把他的全名和地址给您——是的——他的身份证件就在我手里，看着没有问题——您开始记了吗？阿尔贝·鲍什——阿是阿姨的阿——鲍是鲍鱼的鲍——是这样——没错——不——他结婚了——住在巴黎，奥特伊堤，六十七号别院——”

鲍什此时很想点根烟抽抽，但不敢提出让他们帮忙从他衣服的口袋里掏出那包烟。另外一个警察正忙着低声和这儿的男主人和他的同伴们聊着什么，神情投入，并接受邀请，饮下了一杯酒。

“您等一下，我来问问他。”

正在打电话的警察转过身来，问鲍什：

“你把谁杀了？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塞尔热·尼古拉——就在刚才——大约是晚上六点半——不对，应该在六点——”

“在哪儿？”